

07.05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通化地方党史資料

第一輯

中共通化市委党史資料征集研究室編

一九八五年六月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通化地方党史资料

第一辑

中共通化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室编

一九八五年六月

前 言

党史、党史资料是我们党光辉历史的忠实记录，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党史资料，包括党的历史上的重要事件、重要人物，重要问题的决策、执行政策的过程的材料，革命的主体力量和革命的同盟者、革命的敌人的材料，以及作为党史的背景的历史材料等等。

《通化地方党史资料》的选编出版，是为反映我市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的成果，为研究与编纂地方党史积累和保存资料，同时为对广大党员、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共产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生动丰富的地方素材，以期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工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

《通化地方党史资料》将有计划地陆续发表1929年——1985年通化党史资料，欢迎革命老前辈、革命烈士家属、烈士生前友好、史志工作者和热心党史工作的同志，为我们提供稿件。来稿力求史实准确，有史料价值，体裁不拘，文图皆可，字数不限。凡被采用，酌致稿酬。

《通化地方党史资料》的选编，对来稿有权选录、删节和作文字上的修改。由于编者水平有限，错漏在所难免，欢迎读者补充和订正。

编 者

一九八五年六月

目 录

前 言

平定通化“二·三”暴乱始末……徐庆社 黄运祥(1)

一、国特日伪疯狂策划暴乱……(1)

二、沈殿铠摆脱羁绊报敌情……(7)

三、平暴乱吴溉之指挥若定……(12)

四、平定“二·三”暴乱凌晨激战……(18)

五、党政军民共庆平乱胜利……(28)

后记……(37)

七道江会议……郝钟文(40)

四保临江……赵凤森(60)

战前敌我态势……(61)

第一次临江保卫战……(67)

第二次临江保卫战……(82)

第三次临江保卫战……(91)

第四次临江保卫战……(110)

根据地人民的支前工作……(121)

“四保临江”战役胜利的原因及意义……(131)

附:

“四保临江”主要参战部队序列表

国民党军进犯临江部队序列表

平定通化“二·三”暴乱始末

徐庆祉 黄运祥

1946年2月3日（农历正月初二）凌晨四时，通化山城的电灯突然闪灭二次，全城一片漆黑。玉皇山上燃起三堆大火，各处吹响三声长哨，顷刻间枪声四起，杀声震天。蒋、日、伪合流的反革命暴乱开始了！

这就是通化“二·三”事件。它是以国民党通化县党部书记长孙耕晓（原名孙耕尧）为首，日本战犯原关东军一二五师团参谋长（陆军大佐）藤田实彦为军事部长，有计划地组织万余人的反革命武装暴乱。他们以三千名日本关东军为骨干，策动了大量的日本在乡军人，勾结当地土匪豪强，网罗国特及伪警宪等残渣余孽，还威逼、利诱、胁迫、欺骗、裹挟大批幼稚青年和日本居民，并在我民主政府和人民军队各部门内部策反了一百六十余人，为暴乱内应。

这群暴徒孤注一掷，霎时把山城搅得乌烟瘴气，天昏地暗，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

黎明前，一场平定通化“二·三”反革命暴乱的战斗打响了！

一、国特日伪疯狂策划暴乱

1945年“八·一五”，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八年浴血奋战的抗日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通化十四万人民，同三千万东北同胞一样，兴高彩烈，欣喜若狂。当时，国民党到处伸手抢劫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他们仅在东北就发动四十余起反革命暴乱，其中三十余起已被事先侦破。为了挽救他们行将覆没的蒋家王朝，竟然不择手段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甚至和投降的日本法西斯残余分子相勾结，颠覆人民政权，进攻解放的城市。通化“二·三”反革命暴乱事件，就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

国特三次策反王晓峰。王晓峰是当时我通化县保安大队的侦察员。1945年12月中下旬期间，临江县国民党地下保安队的周学孔来到通化找王晓峰，利用同学关系，三次企图策反他。周学孔头两次没有达到目的，仍不死心，又第三次找到王晓峰，干脆把敌人要在十二月发动暴乱的阴谋都告诉了他。周见王仍然坚定不移，便气急败坏地吼道：“你不干，等着上长白山啃石子儿去吧！”最后又威胁道：“王晓峰，告诉你，你们内部也有我们的人，你要说出去，让人干掉你，别说二哥我不讲义气！”

王晓峰没有被周学孔的威胁所吓倒，他深感情况紧急，回到县大队，就向副县长董滨报告了。

王晓峰报告之后，通化专员公署公安处副处长刘甄淼，决定把他留在公安处做侦缉工作。

1946年1月10日，通化专署发布了逮捕日本战犯的文告，通过广泛宣传教育，许多贫苦的日本居民检举揭发隐藏的日本战犯。王晓峰带一个侦缉小组，侦缉日本战犯。侦缉小组中有七名日本人，山田是他们的领导。具体任务是：对大尉以上的日本战犯一律逮捕。经过一个多月的侦缉，逮捕日本战犯一百二十余人，并缴获了一些暗藏的枪支弹药等。

但是，由于侦缉小组中的日本人山田、西川、佐藤、山口等人，表面为我方工作，暗中却与藤田实彦、赤川等相勾结，使不少战犯事先逃避。另外，妓女出身的山田之妻，以美人计从我方工作人员中套取了些情报，也使一部分日本战犯逃脱，留下了隐患。

辽东省通化省分委和通化各军政领导，掌握了敌人的动态，加强了党政军机关和东北炮兵学校、航校与江南机场的防范。

1945年11月20日，蒋日特务分子近藤晴雄大尉奉日特头目池田中将之命，委派其部下只友少尉，从奉天（沈阳）来到通化，翌日，只友前往石人沟在林子头煤矿找到以矿工身分作掩护的藤田实彦。只友把国民党东北南部先遣军司令长官莫德惠上将委任藤田实彦为“通化前进区司令官”的任命状亲自交给他，让他搜罗东边地区溃散的日军，对抗共产党。从此，藤田实彦进入通化市区进行阴谋活动。12月15日，藤田在国民党通化县党部骨干分子姜际隆家，与县党部书记长孙耕晓见面，密谈半小时。当时在场的有日特小向利、大正丰、阿布元和国民党县党部的刘亦天、姜际隆。

12月17日，藤田实彦与阿布元密谋组织日本人武装，并与国民党辽宁省党部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光忱指挥领导的通化县党部紧密勾结。藤田实彦化名为田友，加入了国民党组织。

1945年12月28日，由于藤田实彦派伊藤中尉去“辽东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通化支部”收买支部长筱野破魔夫的阴谋败露，藤田被我逮捕，拘押在通化支队司令部（即龙泉旅馆）。1月9日，被我留用的红十字医院院长、日本人柴田大尉，通过在通化支队工作的日本护士长柴田朝子告知藤田，

阿布元准备1月12日袭击龙泉旅馆，营救他，未遂。1月13日早晨，藤田用被面、褥单撕条搓成绳，乘隙从三楼窗口顺绳溜下，越狱出逃。他先躲在红十字医院的柴田处，剪发伪装患者住在医院。后觉不妥，又隐蔽在栗林（日特）住宅，由小向利一陪同，栗林负责对外联络。

1946年1月6日，近藤晴雄通过小向利一与孙耕晓联络。近藤晴雄以国民党辽宁省党部联络员的身分，对孙耕晓传达李光忱的指示：“通化的工作不活跃，要再活跃些。这不是我的意思，而是东北行营的意思。”说完，近藤拿出二十万元活动经费，并说暴动成功后，李光忱答应再给一千万元。

1月9日，近藤晴雄在日特联络据点华新百货店召开了秘密会议，策划与国民党合作成立“暂编东边道军政委员会”，会议决定由藤田实彦、柴田、近藤晴雄代表日方进入委员会。并准备12日袭击龙泉旅馆，营救藤田实彦。

后在姜际隆家，藤田、近藤、孙耕晓密谋成立“暂编东边道军政委员会”，孙耕晓把近藤交给他的二十万元经费又交给了藤田实彦。

1月15日，由国民党辽宁省党部工作员兼任通化方面军事指导员的刘正修主持，在孙耕晓家召开了秘密会议，成立了“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经投票选举，结果如下：

主任委员：孙耕晓

副主任委员：刘玉清（即刘刚）

委员：刘亦天、杨振国、邓觉非、田耕野、迟文玉、藤田实彦、近藤晴雄。

会议决定委员会下分设政治部、军事部。部下设若干处。

政治部部长刘亦天、刘玉清，副部长邓觉非。总务处长刘亦天，民政处长杨振国，保安处长姜际隆，财政处长刘靖宇。

军事部部长藤田实彦，副部长迟文玉。参谋处长郑乃樵、于正福，副官处长关崇芳，军需处长刘庆荣、戚相云，军法处长周洪汉、刘涤新、赵宪福，军械处长王桂馨、杨景春，军医处长柴田大尉。

孙耕晓与藤田接到李光忱的密令，于1946年1月17日举行暴动。藤田认为，外援部队正在运动，条件尚未成熟，不能举行暴动。18日，由刘正修返回沈阳向国民党辽宁省党部主任委员李光忱报告。

李光忱听了刘正修的报告后，为了控制藤田的行动，密派蒋日特务官川、官本潜入通化，隐居民宅，密设情报站，代号“四〇一”，把藤田实彦一切活动，随时电告李光忱。同时，国民党东北行营也密派蒋日特务分子西山太郎、花岗一夫、林幸男三等潜入通化，对藤田实彦暗中监视、控制，迫使他尽早举行暴乱。

1月21日，藤田实彦向孙耕晓提出武装暴动的四个条件。为此，举行了谈判。经过藤田、孙耕晓讨价还价达成“孙田”暴乱协议。孙耕晓为了报效“党国”，不惜出卖祖国和人民的利益，订立密约如下：1、保证日本人不回国；2、保证日本人不失业；3、日本人加入中国台湾籍；4、成立“中日联合政府”，孙耕晓主管政务，藤田主管军事。日方代表大正丰和国民党代表姜际隆，都在协议上签了字。

紧接着，李光忱又下严令，命令孙耕晓、田友（藤田）于1946年1月27日举行暴乱。因藤田认为与山中日军联络困难，故改令其延至正月年节开始暴乱。

1946年2月1日（农历腊月三十）清晨，沈殿铠路遇同乡刘子周，被请到刘家吃早饭。刘子周何许人也？他原是热河省八路军某部管理员，回通化探亲，被铁杆汉奸刘靖宇策反过去，入了国民党，成为革命的叛徒。沈殿铠是什么人？他是我辽东军区后勤部兵工部的干部，先为军械股长，后为供给股长，兼警卫连连长。他童年时，家境贫寒，住在通化下龙头板庙岭破庙里，刘子周见沈可怜，便担保荐他到通化市“东江春”饭馆学徒（跑堂）。沈经济困难时，还常常得到刘的接济。这样，刘就成了沈的恩人。

在刘家，刘子周对沈殿铠挑拨说：“说来说去，你才是个小股长，不是共产党（员），你这官能保住吗？”接着刘子周又煞有介事地说什么“八路军得往西北撤，黄土高原粮少人多，关内来的共产党（员）干部都跟着走，不是共产党（员）的就在当地遣散了，人家不要了”等胡言乱语。刘问沈：“殿铠，到那时候，你打算怎么办？”

沈殿铠含糊其词地说：“什么时候不要了，什么时候再说吧。”

沈殿铠临走以前，告诉刘子周有事往兵工部总务科打电话找他，如他不在，可找杨尚武。沈殿铠回兵工部后，辽东军区后勤部军械部长吴云清给沈殿铠批了一斗大米、十斤猪肉，并给他三天假，让他回家过个团圆年（沈家住在通化火车站附近）。

敌人千方百计地策反我机关工作人员。2月2日（正月初一）夜，通化县保安大队文书关侯璩正在工作，副大队长的通讯员于宝春来对其进行策反活动，没有说服，他又找来内应分子史石军。他俩对关威胁一通，便走了。关侯璩这时发现手枪和子弹都被他俩偷走了。于是，他几经周折，终于

来到副县市长董滨面前，如实作了报告。

2月2日晚八点多钟，驻通化市西关的隶属通化支队的朝鲜义勇军南满第一支队一团一营五连的哨兵，逮捕了一个臂戴国民党袖标，行迹可疑的人。经司令部审讯，得知这个人是参加“二·三”暴乱的，他所供的情况和上级掌握的情况相符。联系到一月份，我日本翻译被杀，二道江军火库被炸，引起了领导者的高度警惕。

1月2日凌晨三时，在“辽东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通化支部”积极工作、靠近民主政府、严守我方秘密的日本翻译内海勋，被藤田武男、冈田、松田所杀，身中十弹。当公安巡逻队赶到现场时，凶手早已逃之夭夭。而这次暗杀主谋就是“辽东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通化支部”的支部长筱野破魔夫，这个法西斯分子还是日特暗杀团筱野派的头目。他们造谣惑众，嫁祸于人，胡说内海勋是朝鲜义勇军所杀。

由于“辽东日本人民解放联盟通化支部”的山田在内海勋被暗杀之后，为了苟全性命，投靠了赤川，泄露我方情报，后赤川派人放火烧毁二道江军火库，引起爆炸，使我军蒙受严重损失。联系上述事实，可见投降后的日本法西斯残余分子并没有放下屠刀，而正在磨刀霍霍，妄图恢复他们旧日的天堂。

二、沈殿铠摆脱羁绊报敌情

除夕夜，沈殿铠过得很不愉快。刘子周的话老在他耳畔萦绕。他时而紧锁眉头，时而长吁短叹，总是高兴不起来。妻子相问，他缄默不语。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1946年2月2日（正月初一），沈殿铠到兵工部给同志们拜年。见没什么事，便同杨尚武到街上去看秧歌。一路

上，只见家家春联盈门，户户张灯结彩。那春联多是“解放感谢共产党，翻身不忘毛主席”；“欢庆光复第一春，喜贺解放首次节”。彩灯款式繁多——宫灯、纱灯、爱民灯、拥军灯，等等。松枝牌楼在皑皑白雪的映衬下，更加郁郁苍苍。人们穿着节日盛装，喜笑颜开。鞭炮声响不绝于耳，高跷秧歌，锣鼓喧天。饱尝十四年亡国奴之苦的十四万通化山城人民，沉浸在无限欢乐幸福之中。

下午三点多钟，沈殿铠、杨尚武才回兵工部吃饭。老王告诉沈殿铠，有个姓刘的来电话找他。沈殿铠到他姑夫刘靖宇家找到了刘子周，并在那里吃了饭。同桌的有：刘靖宇、郑乃樵、刘子周，还有刘靖宇的胞弟。

饭后，刘子周把沈殿铠领到前厢房里屋对他说：“有打通化的消息了，还不准确。晚上你再来一趟，千万不要告诉别人！”

沈征得刘的同意，晚上他与杨尚武来听消息。天黑后，沈殿铠和杨尚武在公益涌油坊找到刘子周。刘子周说：“这回消息准确了。今天晚上日本关东军要打通化！”沈殿铠在这殊死斗争的关键时刻，在党和人民革命事业与朋友义气之间，选定什么立场？他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坚定地站在革命的一边。为进一步摸清敌人的暴乱计划，沈殿铠决心打入敌人内部以探虚实。于是他便假意应允参加暴动，杨尚武也随声附和。接着，刘子周把沈、杨领到所谓“暂编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财政处长刘靖宇家。刘靖宇见到沈、杨来了，便随手扔给他们两个袖标，并以恩赐的口吻说：“救你们两条命！”刘子周这时出去了，不一会，领来伪满警尉王宝库、杜挽非和刘庆荣三个叛乱骨干。

他们六人一起去姜际隆家（即暴乱总指挥部兼第二指挥

所)。屋里有十几个人，除了孙耕晓之外，土匪出身的陈大虎正在擦枪，还有三道江村伪村长孙某和几个青年人。

等到六点多钟，姜际隆回来了，向孙耕晓汇报了暴乱的准备情况。末了，姜际隆得意忘形地设想开始作战的情景：

“空中飞机扫射，地上坦克打前锋，地面部队全是日本关东军。到那时，把八路军打个懵头转向，胜利就完全属于我们的啦！”说完一阵狂笑。

这时，姜际隆看见沈殿铠、杨尚武身着军装，又很陌生，便对他俩疑惑相看，刘子周见状忙上前一一介绍。姜际隆眼珠一转，对沈殿铠说：“我们要送一份文件，把你的手枪借用一下。”沈殿铠立刻明白了，这是要缴械，但表面不动声色，沉着地答道：“枪，不能借。出去万一遇到搜查的，我们就全暴露了。要用枪，怎么不早说？我在兵工部是保管枪的，仓库里手枪有的是。头年从桓仁县缴来半麻袋手枪，八百多支步枪”（均属谎称）。杨尚武本没有手枪，这时也见机行事，接过话茬：“不知道今晚用枪，我的手枪也没带来。”沈殿铠唯恐敌人不信，便进一步解释：“这些枪，要不是过春节，就发下去了。要用手枪，我们回去取几支来。”他觉得敌情已基本摸清，恨不得马上回到兵工部去报告。姜际隆有几分相信了，便说道：“不用了，明天就都是咱们的了。”沈殿铠见脱身不得，又说：“兵工部只我俩是新参加的，其他人都是关内来的老干部。春节前，辽东军区后勤部又来了一百多老干部。这些人要用上这几百支枪，增加的战斗力可不小啊！”姜际隆似乎猜透了沈殿铠的心事，冷笑道：“胆小害怕了吧？也难怪，你俩都年轻，没干过这么大的事。这样吧，我把你俩送到日本作战指挥部去，那里有机枪保护，是个安全地方。”此刻，沈殿铠清醒地意

识到，这是以“保护”为名，行扣留之实。并窥视到狡猾阴险的姜际隆笑里藏刀，暗含杀机，全屋平静的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沈殿铠智斗姜际隆。狡猾的姜际隆以一副阴险奸诈的面孔，在试探沈殿铠，纠缠不放。在这紧急关头，沈殿铠冷静下来，非常自然地说：“当兵不怕死，怕死不当兵。害怕就不来了！我想回去取些手枪来，再把口令弄来，进攻机关、部队是用得着的。”姜际隆狡黠地说：“进攻机关、部队，都是日本人的事，咱们用不着口令。”

沈殿铠见状，急中生智，便解弦更张，转身对刘子周说：“你给我打电话，是山东来的老八路老王接的，我俩请假到你这里来，他是知道的。我们夜不归宿，惹出麻烦，我们一走了事，而你们是有家有业的，万一不成功，我们回不了部队，连累了你们怎么办？我们回不回去都行，你看呢？”

刘子周怕失去家业，又见沈去留两可，便对姜说：“那么，就让他们俩回去吧！”又补充说：“他俩不会通报的。”沈殿铠见姜有些动摇，知道他也是个爱财如命的家伙，便给姜出主意说：“我们明天接收，后勤部应当是个重点。后勤部新来的那些干部带来好多值钱的军用物资，这个部门又不是进攻的重点。万一那一百多干部用仓库的枪武装起来，对进攻专署和通化支队的关东军抄后路，弄不好，一着走错，全盘皆输。我看应当分出一部分兵力，进攻后勤部。”姜际隆一见沈给他出谋划策，对沈殿铠有些放心了，有了笑脸，全屋的人也连声赞叹。姜际隆这才允许沈、杨回兵工部去。

回到兵工部，沈殿铠和杨尚武立刻来到部长办公室，向

军械部吴云清部长报告：“敌人要来杀我们了！”说着，就把暴乱袖标交给吴部长，向首长报告了详情。

吴云清部长一面命令后勤部人员立刻撤到专署大楼的后楼，一面用电话向刘东元司令员扼要地说了沈殿铠报告的情况，并让王宗皋科长送沈殿铠到通化支队司令部去汇报。

三、平暴乱吴溉之指挥若定

通化省分委书记吴溉之听完了沈殿铠的报告之后，一面让张益民立刻通知各军政领导干部到省分委开紧急会议，一面下令催调援兵。当时我军主力部队正在通化一带各山区剿匪，市内只有三个连的兵力。

参加紧急会议的有：通化省分委书记吴溉之，省分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王铮，省分委组织部副部长兼通化地区民主建国联合会主任张益民，辽东军区通化支队司令员刘东元（即刘西元），通化支队参谋长茹夫一，通化专署公安处长兼通化市公安局局长刘甄森，通化县委书记刘克刚，通化市公安局副局长李剑云等同志。

紧急会议作出如下决定：一、催调援兵；二、整肃纯洁内部；三、武装干部、党员；四、武装工人自卫队；五、提高警惕，加强警卫，准备战斗。一切为了战斗的胜利，命令各机关单位：党员作保证，冲锋在前，起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就地抵抗。决不退出阵地，人在阵地在，以待援兵，内外夹攻，平定暴乱。会议结束时，已近晚七点钟。

刘东元司令员根据会议决定，命令茹夫一参谋长负责指挥，立即逮捕孙耕晓等，查抄暴乱总指挥部。

2月2日晚七时许，由茹参谋长和沈殿铠股长带着警卫班，火速赶到裕民街姜际隆家。参谋长观察了地形，迅速封

锁了各路口。然后，沈殿铠和几个战士突然闯进西屋，大喝一声：“不许动！谁动枪毙谁！”

孙耕晓等叛首正在佯装推牌九，猛听一声大喝，各个吓得浑身哆嗦。孙耕晓假惺惺地说：“嘿嘿，过年了，聚在一起玩玩，玩玩，嘿嘿，嘿嘿，……”

这时，东屋的“东边地区军政委员会”军需处长刘庆荣说：“他们要钱与我们无关，我们走。”沈殿铠立即大喝一声：“不要装相了，你们看看我是谁！一个不能放，全抓！”暴乱分子吓得目瞪口呆，面面相觑。土匪陈大虎刚要往柜底下摸枪，沈殿铠手疾眼快，一把把陈大虎的驳壳枪抢到手，茹参谋长警卫员小郝也迅速地把子弹夺到手。他们当时去得仓猝，忘了带绳子，战士们急中生智，解下裹腿，捆绑了孙耕晓、姜际隆、刘庆荣、王宝库、杜挽非、陈大虎、孙村长、刘子周和几个不知姓名的青年等十二人。并迅速进行了大搜查，搜出暴乱文件多种，包括任命状、计划、军令、密码、暗号、枪支、袖标、印章、文稿等。在孙耕晓身上搜出一套日文打印的重要文件，内有计划、密令及内应分子名单等。此后又在孙耕晓家大煤堆里搜出一百多匹深黄色将校呢和一些皮靴等军用物资。

在茹参谋长和沈殿铠将孙耕晓等人犯押往省分委审讯途中，由于天黑路滑，姜际隆趁跌倒之机逃跑了。（1953年5月30日，被人民政府处死。真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2月2日晚，近八时，茹参谋长和沈殿铠将孙耕晓带到省分委时，吴溉之、王铮、刘东元等党政军首长已在那里等待。刘甄淼以及由延安来的原日本反战同盟成员、东北航校政治部副主任山本也在等待参加审讯。

审讯首犯孙耕晓。主审是吴溉之，他是1925年加入中国

共产党的一位老红军，对政治保卫工作有丰富经验。孙耕晓一见吴溉之，就吓得脸色灰白，全身筛糠，答语颤抖而结巴。这个顽固而狡猾的家伙，很快又镇静下来，开始装聋作哑，避重就轻，故意磨蹭时间，企图暴乱侥幸成功。

在吴溉之政策攻心的强大威力下，在人证物证面前，孙耕晓只好全盘交代暴乱罪行。刘曾负责审讯记录，完整地记下了孙耕晓的供词，最后记录下了审讯时间：1946年2月2日晚八时。

逮捕了首犯孙耕晓，漏掉了要犯刘靖宇，务必捉拿刘靖宇归案。因为刘靖宇是孙逆的代言人和化身，是铁杆汉奸，人民的仇敌，若抓不到刘靖宇，对平定暴乱大为不利。沈殿铠请示首长，要求亲自搜捕他的姑夫刘靖宇，茹参谋长给他派了三名战士，连夜捉拿。

沈殿铠带领三名战士，迅速向刘靖宇家奔去。途中他感到力量不足，顺路到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的一团一营五连驻地，暂借了两名战士。他们来到公益涌油坊后院的一个小院里，就在他们砸开小门时，伪警佐梁维汉见势不妙，踢碎后窗玻璃，一头拱了出去。沈殿铠命令战士开枪，梁警佐吓得爬在地上不敢动，做了头一个俘虏。接着战士把前窗玻璃砸碎，枪口对准屋里，沈殿铠带三名战士冲进去，把电灯拉亮，见屋里有：国民党通化县党部执行委员，“军政委员会”的参谋处长郑乃樵，财政处长刘靖宇，日伪行政科长王永吉。几个罪犯面对枪口，牙齿捉对，瑟缩成团。沈殿铠逐个搜身之后，命令四犯，解下腰带，双手提裤。接着又搜出敌人活动经费七万多元。

沈殿铠怀疑他表弟也参与了暴乱活动，命令战士把他表弟一齐带走。这时沈的姑母跪在地上为儿子求情。沈殿铠晓